

魏玛文化

WEIMA WENHUA

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

「美」彼得·盖伊
刘森尧 译 著

魏玛

安徽教育出版社

魏玛文化

WEIMA WENHUA

一
则
短
暂
而
璀
璨
的
文
化
传
奇

彼得·盖伊 著

刘森尧 译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美)盖伊著;刘森尧等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8

ISBN 7-5336-4349-6

I. 魏… II. ①盖… ②刘… III. 文化史—魏玛共和国(1918~1933) IV. K516.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368 号

责任编辑:包云鸿 王丽亚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址:<http://www.ahep.com.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965×635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248 千字

版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 序

魏玛文化：西方人文 精神的再现与延伸

魏玛文化是一种人文理念的卖力演出，并努力追求其实现，

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活泼创新的现代精神。

那些被希特勒驱赶出亡所造成的德国精英移民潮，

带着魏玛精神散播到世界各地，

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移入美国后，在当地开花结果……

顾名思义，魏玛文化是德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魏玛共和时期的特有产物，是一种伟大人文精神的大规模展现，是 20 世纪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独特且最灿烂夺目的一环。不过，要了解什么是魏玛文化，首先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魏玛共和。

《魏玛文化》一书的作者彼得·盖伊在本书第一章一开始即开宗明义地如此说道：“魏玛共和是一种概念，一种企图成为现实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澄清有关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背景。魏玛共和，或者更确切地说，魏玛民主共和政体，产生于 1918 年 11 月，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之际，国内因而引

发一场革命推翻了帝制,同时整个政局陷入一团混乱而人心惶惶,这时,在一片慌乱之中,由前帝国议会里最具实力的社会民主党仓促宣布成立一个代议政治模式的民主共和,他们称之为魏玛共和,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而且还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短命共和政体,但相对来看,也是德国历史上在文化方面最为光辉灿烂的一个时期。

这个共和的成立,大体上看实在显得有点荒谬,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但以当时局势仔细来看,不管未来的局势怎样演变——甚至演变到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将德国导向另一场更大灾难——这都应该是所有可能的路线当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是时由极端左派激进分子罗莎·卢森堡所领导的另一强硬势力——斯巴达克斯党——也正虎视眈眈,准备夺取政权,宣布成立苏联模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政府,结果不幸慢了一步。我们在今天以冷静的眼光回头看,不妨设想一种情况,如果当年卢森堡得逞(和苏联一样,一场血腥内战势难避免),顺利将德国推向共产独裁政权的道路,那么 20 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当代历史必然全面改写。历史的演变有时很微妙,在众多决定性人为因素中,常常又会免不了夹带宿命的因素,左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这真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后卢森堡和她的同伙李卜克内希双双被刺身亡,这位号称是一代女杰的卢森堡小姐来不及看到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德共党政权的成立,但她似乎应没什么好遗憾,因为这个政权在 40 年后的 1980 年末,竟会由于她始料未及的腐败堕落和不符合人性等因素而告终。

盖伊教授在他这本《魏玛文化》的第一章里,以充满创意的方式把标题名称设定为“诞生的创伤”,就当时实际情况看,不但剖析中肯,而且简直就是意味深长,真再也找不到比“诞生的创伤”这样

一个弗洛伊德味道那么浓厚的精神分析术语,更能贴切的形容魏玛共和初创之时的那种尴尬处境了。的确不错,魏玛共和正是带着浑身的创伤来到这个世上,它并不受欢迎,可又不能缺少,浑身是医不好的伤,可一时又死不了,这样子活着真是够难堪的了。

魏玛共和的诞生创伤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是必须承担旧帝国遗留下来的沉痾痼疾,这包括顽固顛顽的旧官僚体系和难以扭转的保守退化观念,尤以后者最难,这些都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新的共和必须应付战后国内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不安的纷乱局面,同时还要处理各政党派系之间的倾轧和纷争,当时政治暗杀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用“疲于奔命”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魏玛共和政府实在一点都不为过,因此其内阁从未有过一天真正顺利运转过。想想看,为期才十四年又三个月的共和期间,一共换了十七个内阁,1923年大通货膨胀期间甚至有一年之内换了四次内阁的纪录,这样一个政权美其名曰民主,却形同儿戏,不活活被自己搞垮才真是怪事,许多人忍不住纳闷,它终究还真支撑了十四年多之久,毋宁也是怪事一桩。仔细想来,一个一出生即是个畸形儿的怪胎,身上创伤累累,如何期待它会活得健康顺利呢?

最后一点,魏玛共和更为严重的一个诞生创伤则是来自国外的压力,那就是《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打击。这个条约几乎要把德国活活勒死,但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德国人都很清楚,在当时那样恶劣处境之下,接受这个和约才是唯一上策,因此,共和政府从一开始即主张以理性妥协姿态接受这个在右翼党派眼中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个和约的确不好玩,除割地赔款之外(割地方面,必须归还1870年普法战争时赢来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给法国,另外还须割让一部分土地给波兰和比利时;赔款方面,数目之庞大,以分期偿还

方式必须付到 1988 年),最大的屈辱主要还是在于对日耳曼民族自尊心的重大打击,和约中特别载明德国人全是不可饶恕的“罪犯”,这个消息传回国内时,全民暴跳如雷,但是,打了大败仗,除了任人宰割,又能怎么样呢?就是因为这个致命的和约,迫使许多人纷纷倒向标榜民族主义的右翼党派,其中以希特勒的国社党最得人心,魏玛共和最后会死在希特勒手里,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右翼人士对共和政府的不满于大通货膨胀的 1923 年全面爆发开来。该年 11 月 8 日夜里,希特勒利用魏玛共和成立五周年纪念日前夕,于慕尼黑发动叛变,但很快即被扑灭,希特勒以一级叛乱罪名被起诉,但最后却只以污蔑共和罪名定案,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后来不知又基于什么缘故,竟只服了八个月的监禁就被放了出来,他那本有名的《我的奋斗》即是写于这段被囚禁期间。他在出狱之后声名大噪,摇身一变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要人。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认为这号人物顶多只是个爱闹事的小混混罢了,真是如此吗?几年后的事实才证实大家都错了,而错误的代价是,大家再一次携手奔向另一次更大的灾难。

这是魏玛文化的产生背景,所谓的魏玛文化正是德国魏玛共和这段多灾多难期间(1918 年 11 月 9 日—1933 年 1 月 30 日)的辉煌产物,我们用“辉煌”两字来形容魏玛文化的成就并不夸张,因为魏玛文化正如同魏玛共和,所代表的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概念,这种概念乃是一种高水平人文主义精神的化身,其最大特征无疑是惊人的活泼创造能力的大幅度展现。如果说魏玛共和所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政治运作方式的典范,是一种概念的实现,那么,魏玛文化无疑指的正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充满创新精神的创造理念之抒发。我们今天谈到那历久弥新的现代主义运动时,都忍不住要回望 20 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段以魏玛文化为核心的所

谓“黄金的 20 年代”，这的确是一段令人向往怀念的年代，骚乱不安，同时却又意气风发。

在文学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托马斯·曼的《魔山》，一本令人敬服的当代小说中的伟大杰作，还有诗人里尔克的散文体小说《马尔泰手记》和诗集《杜伊诺哀歌》，以及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等等。电影上有大家所熟悉的表现主义伟大经典《卡利加里医生的小屋》，更不要说鼎鼎大名的弗里茨·朗和以《吸血鬼诺斯费拉图》一片闻名于世的茂瑙了，这算得上是世界电影史上少有的一段黄金时期。剧场方面更是表现主义的大本营，可说名家辈出，热闹非凡，除布莱希特之外，较有名的尚有韦德金德和舒克梅尔，他们都留下多出传世杰作，形成为现代西方戏剧史上在表现风格方面极特殊杰出的一群。这个时期的德国戏剧和电影，真可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把表现主义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整体看来，表现主义可说左右了这个时期德国在电影、戏剧、绘画，甚至建筑等艺术方面的表现风格，不只是独树一帜，就其创新的意图而言，简直就是走在前卫和现代主义的前端，有人说，魏玛文化所代表的真正精神，简单讲就是现代化，这真是一句再贴切不过的评语。

另外，在音乐方面有助伯格的十二音阶试验的前卫音乐。绘画方面有康定斯基著名的几何图式抽象画，他所写理论更是被许多前卫画家奉为圭臬。建筑方面则有格罗皮乌斯所创立的赫赫有名的俗称为“建筑屋”的包浩斯学院，这个学院可说是魏玛共和时期培育有关艺术创作方面人才的重镇。同时，在思想和科学方面，他们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然更不要说韦伯那具有宏观视野和启发性的社会学思想了。最后一项，值得特别在此一提的，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世界思想领域产生广泛回响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正是创立于魏玛

共和的“黄金的20年代”期间,这批人如阿多尔诺、本雅明及马库塞等思想敏捷的才智之士,他们在当代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精彩批评理论,其所展现的影响力并不在当时,必须等到后来希特勒时代结束之后,才在整个西方世界蔓延开来。

最后有关魏玛文化的论调,有一点观念我们似有必要在此加以补充说明,事实上这一论点盖伊教授已经在本书中详细论及,我只是想借此再加以强调一番而已。我想说的是,从历史眼光看,魏玛文化是一种人文理念的卖力演出并努力追求其实现,同时也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再现和延伸,比如这中间即包含有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精神及启蒙时代理性观念的追求,因此,这股文化风潮绝不是无中生有,并不是在魏玛时代才突然冒头,而且也绝不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也就是魏玛共和寿终正寝之际,即完全告终。盖伊教授在本书中不遗余力努力寻找许多例证,旨在强调魏玛文化诞生于魏玛共和之前。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虽说保守顽固,却不是没有现代精神的萌发,事实上它早就暗中为魏玛共和奠立了许多前进风格的基础,这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还有政治、社会及哲学方面的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世纪初《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战前《魂断威尼斯》的托马斯·曼,就不会有1924年《魔山》的托马斯·曼,同样道理,没有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先,也就不会有1927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些魏玛时代的灿烂成就,都是从前一代一点一滴累积之后延续而来,盖伊教授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事实上魏玛共和并未真正创造什么,它只不过把本来已经存在的加以解放开来而已。”

魏玛文化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完全结束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希特勒上台之后的野蛮主义风格立刻赶走了一大批魏玛时代活蹦乱跳的精英分子,造成了西方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精英移民风

潮”，比如大家熟知的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的移民美国，布莱希特的避居瑞典，本雅明逃入法国，最后不幸以自杀终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全移入美国并在那里开花结果。当时成千上万的德国精英分子带着魏玛精神散布在全世界各地，魏玛文化的精髓从未消逝，即使到了今天，魏玛不但未死，甚至已经形成为一种坚定概念，好比启蒙运动时代所标榜的理性，魏玛所代表的是活泼创造力此一精神的发扬光大，换个角度看，也正是一种高超人文理念的化身，而这正是今天西方文化之精髓所在。

盖伊教授这本有关魏玛文化的书最早出版于1968年，到了2001年发行诺登平装本，我目前所译的即是根据这个最新版本，作者除了为新版本增添一篇序文之外，整本书并未作任何更动。就原先最早的版本看，事隔三十几年之后的今天作者的许多观念仍相当新颖可贵，甚至可说是历久弥新。乍看这像是一本历史和文化的评论著作，但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在于，作者同时提出一种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的诠释风格去探索这段历史和这股文化的耐人寻味现象，这从书中所设定的如“诞生的创伤”、“儿子的反叛”和“父亲的复仇”等章节标题及其行文内容即可看出，也许有故弄玄虚之嫌，但仔细阅读之后，倒觉这毋宁是一种带有相当创意的写作风格，因为作者大多皆能自圆其说，且言之成理。

本人向来对德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极有兴趣，译这本书于我而言可说是乐趣无穷，而其中之至大收获反而不是历史和文化方面知识的吸收，主要还是在于增长看事情和评判事情的视野。是为译序，特以志之。

刘森尧

(2003年5月中旬识于逢甲大学外文系)

诺登平装本导言

“黄金的 20 年代”

魏玛共和的生命虽然短暂,其过程却狂热而充满魅力。它诞生于 1918 年的 11 月 9 日,是时德意志帝国经过四年战争之后宣告瓦解,其皇帝威廉二世(Emperor William II)正准备逃亡荷兰。1933 年 1 月 30 日,这个共和于已经失势的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任命国社党领袖希特勒为总理时,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在这本 100 多页(编注:原书主文部分 145 页)的小书中,我们记载了这段短暂历史中发生的政治动乱,动荡不安的经济对努力追求稳定的牵制——一方面有来自右翼反民主势力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又有来自左翼和莫斯科方面共产党的骚扰。同时,魏玛共和于这段时期在文化方面所展现的光辉灿烂局面,却又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德国的舞蹈、建筑、电影、小说、剧场、艺术和音乐等等,无一不引人极度侧目。在这短短十四年之间,就比例而言,魏玛共和所展现的文化果实,委实叫人难以置信。

我们不必提文学和艺术上的大量创新,光是政治纠葛和文化创造的对比此一现象,就已经足以让历史学家们感到无所适从了。我在本书后面编列的书目足以证明有关魏玛共和的研究资料有多

么丰富,其中包括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来源。值得一提的是,当我最初动手从事这个共和的研究时,有关其文化生活的深入研究可说仍付之阙如,一般性的历史研究在那时倒是很流行——写得最好的要算自由主义者埃里希·艾柯(Erich Eyck)和激进主义者亚瑟·卢森堡(Arthur Rosenberg)二人——但他们的着眼点大抵放在政治上面,且立论观点大多语带保留,含有为此一共和的强烈辩护性质。我撰写本书时并无可资参考对象,可用来参照模仿或加以批判,而一般历史性的著作触及魏玛文化时也大多流于一厢情愿式的热情:大肆吹捧“黄金的20年代”。我了解到一切必须从头开始,我必须尽一切所能去寻找相关资料来源,尽我所能去超越夸大吹捧或无理批判的写作风格。

本书最早出版于1968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本书在出版时颇受欢迎,如今要收入诺登(Eduard Norden)平装本的行列,更觉高兴,我可借此回头审视自己过去所写的这些东西,几经斟酌,认为并无更动之必要,我仍然保留原来的中心论题,这个论题我在书名的副标题上已经点明并且贯穿全书:魏玛共和的局外人——民主党人、犹太人、前卫艺术家以及其他一些人——如何成为局内人,成为博物馆、交响乐团、剧场以及私人学术机构等的决策者。有关这个论题,我必须强烈暗示的一点是,这些局外人在帝国时代的末期即已相当活跃。我在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地强调,魏玛文化并非无中生有,绝不单单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产物。总之,我想说明的是,形成魏玛共和那些在历史上——特别是德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才智和精力,绝不是平白突然出现,也绝不是无中生有,只不过恰好帝国的崩溃造就了他们冒头出现,进而展现他们的才华而已。

书中每一章节虽然都有其各自特定主题,整本《魏玛文化》的

内容我还是依照时间顺序加以组织编排,因此读者很容易即可看出其中文化和政治之间紧密互动关系的来龙去脉。当然,书中有一些疑点仍未厘清,如今借着这本书的再版机会,我不妨趁此说明一下先前书评家针对此书曾提过的一些问题。诚然,魏玛文化为许多犹太人提供史无前例的大展身手的机会,魏玛共和也因而饱受其敌人的批评,但这肯定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共和,即使事实果真如此,情况似乎也没有更坏,当时许多在德国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犹太人早已全然为德国所同化,他们根本成了地道的德国人,恩斯特·卡西雷尔(Ernst Cassirer)有关康德的著作绝不是“犹太人的康德”,布鲁诺·瓦特(Bruno Walter)所诠释的贝多芬也绝不是“犹太人的贝多芬”。我们应该这么说,正是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摒除私见的大幅度合作,才使得魏玛共和形成一种少见的非同寻常现象,我们只要稍稍一提其中佼佼者即可清楚说明此一现象,首先,草拟这个共和宪法的人雨果·普罗伊斯(Hugo Preuss)是犹太人,可是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建筑师瓦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剧作家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recht Bertolt)、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以及女演员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等则都非犹太人。

面对理性的读者,要处理这样的主题并不困难,然而,我在本书中某些章节使用精神分析的标题,可能会引发某些争论,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但我并无故弄玄虚的企图。我在写作《魏玛文化》一书时,尚未在新港(New Haven)接受精神分析的专业训练,不过我当时确知弗洛伊德的许多观念对历史学家们会很有用处。当我提到诞生的创伤、儿子的反叛以及父亲的复仇时,无意把历史现象看成像是个人的出生、生存以及死亡等,我们不能说这些现象毫无相似之处,但其相似绝非仅止于字面上的意义而已。1918年到1933年

之间,这一类心理学观念在德国相当盛行,现代国家的诞生,不管是美国还是统一后的意大利,或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德意志帝国,还有魏玛共和,无不源于一场动乱之后,由于动乱才得以诞生,同时却又使此一诞生陷入尴尬困难处境。上述现代国家中,大多是诞生于一场动乱之后的胜利果实,唯独魏玛共和与众不同——诞生于一场动乱之后的卑微的、挫败的结果。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个共和结束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其开始即已处处创伤,周围也早已布满欲置之于死地的敌人。至于说到儿子的反叛和父亲的复仇,我必须重申冠在本书书名底下的副标题(The Outsider as Insider)所暗示的观点:这批浑身是劲的局外人急欲抛弃旧有的观念和旧式的体制,这时抱残守缺的父亲在哀悼失落的传统和倾覆的帝国之余,只好挺身而出对这批反叛的儿子展开复仇行动。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当时一般人对新与旧的情感态度,不管是理性或盲从,绝不单单只是取决于经济上的利益,同时更取决于深层的理想和懊恼。有关这场心理学的争斗,最典型的象征代表莫过于魏玛共和的最后一任总统,出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位老将军。

本书中“对完整性的渴望”一章,可以说是我想深入挖掘这个共和在政治上情感之根源的另一企图,现代的人性观念早已被劳力的分割和专业化拆解,这毋宁是古希腊时代以来有关完整性观念的悲哀式微,事实上早在魏玛文化的悲观主义者企图恢复此种观念前,大家对此早已相当熟悉了。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歌德、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等人早已使用过严厉的口吻如分裂、疏离,甚或其他更严苛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社会。文艺复兴运动全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席勒曾经这样写道:“人局限于整体性里的一个单一小碎片,至终只能把自己塑造成一块小碎片。”席勒在此所指的“人”,指的显然正是和他同时

代的那些人。我在本书中想不厌其详地指出,当时许多德国人,不论是青年运动中的理想主义分子或是遁世的哲学家,他们都带着强烈情感想努力克服这种分裂为碎片的现象,他们用这种姿态去看当时自己的文化并想加以改变。有一阵子理性主义曾经抬头当道,可不久受到非理性主义者的批评攻击,许多理性思想家遂转而寻求其他庇护所,他们当中许多人在纳粹阵营中找到了自己的庇护所,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20年来有许多争论围绕在海德格尔身上,有一点我自己至今仍感到得意的是,我是少数首先指出的人——于1968年——海德格尔出版于1927年的著名杰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乃是建造魏玛共和纪念碑的一块重要基石。

最后我要提醒读者的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两本有关魏玛共和的历史著作,都是以谈论此一共和的政治历史为主,也都写得相当精彩,一本是亨利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所写的《魏玛,1918—1933:德国第一民主共和史》(*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1993),另一本则是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所写的《魏玛民主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1998)。

彼得·盖伊(Peter Gay)

2001年3月识于康涅狄格州的Hamden

序 言

十四年的文化传奇

魏玛共和于 1933 年寿终正寝,距今不过 35 年(译注:本书写于 1968 年),却已经成为一则传奇。它那痛苦而短暂的生命,令人难忘的艺术成就及其悲剧性的死亡——一部分来自谋杀,一部分来自痼疾,另一部分则是来自自杀——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说有时显得模糊,却总是相当灿烂夺目。我们每一提及魏玛,就会联想到艺术、文学以及思想上的现代化,同时也会联想到儿子对父亲的反叛,达达主义者对艺术的反动,柏林人对粗俗文化的唾弃,自由思想者对保守道德家的鄙夷,我们会想到《三便士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卡利加里医生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包浩斯学院”(Bauhaus),以及电影女明星玛琳·黛德丽。此外,我们会特别想到那些被放逐的人,他们把魏玛文化输出到全世界各地。

在西方文明史上,“放逐”这类事情向来占有一个相当荣耀的地位,但丁(Alighieri Dante)、格劳秀斯(Grotius)、贝尔(Bayle)、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海涅(Heinrich Heine)以及马克思等这些人,都是放逐之后在异邦完成他们最伟大的作品,他们用既憎恨又渴

望的眼光回头看曾经拒绝他们那属于自己的家乡,然后默默写出旷世杰作。15世纪初叶,许多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学者涌入意大利的城邦,17世纪末期许多法国的于格诺(Huguenot)新教徒带着他们旺盛的精力、丰富的学识、心中的恐惧和受欢迎的技术出走西欧地区,此外,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从蛮荒变成文化,正是由一批批从欧洲来的难民所塑造出来的。但是这些移民现象即使多么令人印象深刻,还是比不上1933年的年初,纳粹政权掌控德国时从那里涌出的移民热潮——希特勒所驱赶出来的这批放逐者,可说是世界上极少见的一批具有知识、才华和学问的精英分子。

这批令人目眩的放逐者中之佼佼者——爱因斯坦、托马斯·曼(Thomas Mann)、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布莱希特、格罗皮乌斯、格罗兹(George Grosz)、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林哈特(Max Reinhardt)、瓦特(Bruno Walter)、贝克曼(Max Beckmann)、维尔纳·耶格(Werner Jaeger)、科勒(Wolfgang Köhler)、蒂利希、卡西雷尔——这些人让我们不得不把魏玛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它所展现的文化是那么不受拘束,那么充满创意,真真正正的一个黄金时代。的确,魏玛的传奇正是从“黄金的20年代”的传奇开始^①,然而,我们如果过于美化这种圆满无缺的理想,反而会让这场魏玛文艺复兴的成就显得平庸无奇,同时也会淡化为了这些成就所曾付出的代价。魏玛文化展现的令人兴奋之处在于一部分来自它丰富的创造力和实验,但更大部分还是来自它的焦虑和恐惧,以及一种命定覆灭的危机感。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这位魏玛文化的幸存者,在魏玛共和结束不久前曾公正地指出,后人将会把魏玛看成是另一个古代希腊的佩里克利斯黄金时代(Periclean Age)^②。但是这种荣耀并不是那么可靠,这好比一场火山口上的舞蹈。魏玛文化是由一群局外人所创造,然后由历史推入局内,就像昙花一